

# 吕梁颂

——献给抗战胜利80周年

□ 李三处

抬起头来  
眼前一片光亮  
黄土中起伏的音乐  
把千万年不屈的记忆  
融入高昂的颅顶

黄河用奔腾的脸庞  
仰望着你的高度  
浪涛携雄浑而又深邃的畅想  
渗透进你的骨血  
天空湛蓝 往事落定  
预留的想象在老百姓  
透明的视线中凝固  
生命将是  
穿透共和国不朽的精髓  
而坚硬挺拔的脊梁  
成为崇高伟大的象征

黄河岸边红军的八角帽  
依然留着子弹擦过的烧痕  
东渡的炮声  
使泥沙瞬间沉落  
刘胡兰的故事  
把生存和死亡的价值  
写进大山动情的书页  
民族精神和老区的颂歌  
彻夜不息

我是一位普通的诗人  
但在春风经过的时候  
又一次感动  
所有的韵律  
使激情和时光倾泻  
湮没了海浪般的心潮

这种虔诚始终如一  
这种呐喊千年不变  
用神采飞扬的话题  
连接远古与未来  
用跨越时空的舞台  
彩排故乡美丽的风景

山梁是腾飞的翅膀  
窑洞是珍藏的自信  
风沙埋不住辉煌  
岁月洗不去瑰丽  
背负的厚重  
让古风浸透每一棵青松  
而一丛丛浅绿和淡红  
把希望染成春天的色彩

读懂了吕梁的沸腾  
就读懂了大山的承诺  
土地从僵硬到温柔  
开放从小路到大路  
今天的旗帜  
飘扬着千万种风情  
远山在午睡半醒时  
没有忘记最初的感觉  
黑色的矿物和黄色的谷豆  
伸开绵延的手臂  
拥抱着逐渐富裕的乡村  
科学发展的理念  
在吸纳阳光的同时  
辐射着更多的文明

彩云飘拂着  
成群结队地走过山顶  
山川翠绿着  
诠释着老区的精神  
艰苦不是没有边沿的日子  
奋斗才是铿锵  
山谷的节奏  
山暖暖月 风卷残云  
许许多多的日子  
耕耘着不朽的誓言

我看到  
一条大河在展望中歌唱  
一座大山在坦诚中起飞  
母亲不再有跪拜的姿势  
历史写满时代的笑容  
今天  
在春天走过的时刻  
吕梁 这座奔跑的大山  
用它梦想的颜色  
书写着人民的期待

那时八九岁的样子  
天空是灰暗的  
灰得很有分量  
或泥泞或尘土飞扬的马路上  
和师兄们一起推着戏箱赶路  
师父经常唠叨  
有人揪倒了你们家的院墙  
住进了你们家 让你娘洗衣做饭  
你们咋办  
我心里狠狠地回道  
拼了命也要赶走那些王八羔子

似懂非懂的唱词  
有时会在梦里喊出声来  
朦胧中看见师父哑然失笑的脸  
和一些陌生人正说着似非非的话  
煤油灯很昏暗

我今年九十六了,总在清晨抚摸这只褪色的红药箱。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居委会送来轮椅车,纸箱上印着醒目的红字:关爱抗战老兵,敬赠抗战英雄。

窗外,人潮如川流,一片繁华,而我却在这喧哗之中,清晰地听见了薛公岭的枪声。

我的老家在山西柳林,战争年代是敌占区,日军扫荡频繁。八岁那年,我成了儿童团员,站岗放哨送情报。

记得那是正月十五,柳林的元宵节比年初一还热闹。家家户户做“盘子”——那是古代“祭盘”的传承。从正月十三到二十六,街巷张灯结彩,高搭彩盘,人们弹唱、扭秧歌、转九曲,祈求风调雨顺。

那天轮到我站岗。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饺子,我爬到村头高坡上。没有钟表,就靠燃香计时。刚点上香,饺子才吃两口,远处阳光下一闪一闪的亮光刺进了眼睛。

“是刺刀!我猛地敲响铜锣。可节日里鼓乐喧天,没人听见警报。我当机立断边敲锣边喊:“鬼子来了!”

人们终于惊醒,急忙转移。全村一百多口人安全撤离,只有四位老人因为跑不动,惨遭毒手。鬼子把老人推进山沟,浇上汽油的门窗板子砸在他们身上,点燃……

我再也吃不下那碗饺子。掩埋好乡亲的遗体,我去报名参军。因为年纪太小,部队不收。直到1945年,我才成为晋绥三分区的一名战士。

那次扫荡过后,鬼子又接二连三地,一次比一次疯狂地扫荡。一次,我行至村外破败的古寺时,闻到一阵奇异的肉香。我悄悄进寺门,看见一个日本军官正坐在香案前,一手抓着烧鸡,一手握着酒瓶,边喝边自言自语,我看到他领章上的金星,断定他是日军头头。我屏住呼吸退出来,一路小跑着报告了八路军。战士们迅速包围寺庙,兵不血刃就生擒了这个日军将领。

原来这是个好酒的头头,行军途中溜进寺里偷吃烧鸡,喝得酩酊大醉,竟忘了归队。后来才知道,他携带的作战地图和机密文件,让我们提前掌握了日军整个师的撤退路线。为日后薛公岭那场漂亮的伏击战,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部队准备攻打汾阳城。城墙高耸,我们没有重武器,决定挖地道突袭。我报名参加突击队,营长陈振东没同意。后来才知道,钻进地道的72名同志和7名开门勇士全部牺牲。叛徒郭学良投敌,鬼子用毒瓦斯灌进地



雁门关外的风,总在九月低鸣  
像无数双眼睛,在岁月里睁着  
1937年9月28日,阳光被染成血色  
朔县城的砖,一块块被哭声浸透

刺刀割裂了晨曦,也割裂了寻常日子  
巷子里的青石板,吸饱了乡亲的体温  
爹倒在门坎边,手里还攥着护家的扁担  
娘把孩子藏进地窖,自己迎向了火墙  
刺刀挑着婴儿的襁褓,在巷口摇晃  
老人们被捆成一串,扔进了燃烧的草房  
女人的哭喊声被枪声掐断,  
撕碎的衣襟在刺刀上挑起,  
随后是死寂,连墙根的草都塌成了团,  
不敢看那片被践踏的尊严,  
只有刺刀上的血,在夕阳里泛着冷光。  
一百六十户的灯火,一夜之间成了灰烬  
四千八百个名字,在黄土下喊着疼。

但山西的骨头,  
是压不弯的山丹丹  
在春天走过的时刻  
吕梁 这座奔跑的大山  
用它梦想的颜色  
书写着人民的期待

## 灯影班里的地下情报员

——记孝义国家级木偶皮影非遗传承人梁全明先生

□ 霍建伟

比唱词还难记住的是  
师父教给我传递的话儿  
依然是似懂非懂  
一般在启程去介休演出的早晨  
师父耐心地交代着 一遍又一遍  
只能在脑海中飞速地雕刻  
比雕刻皮影还要用力  
翻来覆去默念那些话儿  
和怀里揣了一块儿石头一样

比青砖沉重了许多  
尤其在日本人检查时  
马云一般压下去  
感觉呼吸异常困难  
师父则点头哈腰地递烟  
他的模样此刻变得很讨厌  
接头的掌柜会随地点变换装扮  
有时在油铺  
有时在布匹商行

# 药箱里的山河

□ 康应荣

道,又残忍杀害了七勇士。

从那以后,我眼前总晃着一个红十字药箱。

日本投降时,我们在薛公岭阻击撤退的日军。两边深山里的八路军同时开火,我觉得打枪不解恨,一颗接一颗地扔手榴弹。很快,剩下的鬼子全部投降。

缴获完武器,我们发现俘虏中有很多伤员。军医忙不过来,叫我帮忙。看着那些鬼子,我想起被烧死的老人们,恨不能亲手报仇。但部队有纪律——不许虐待俘虏。

我背起了药箱。天热,鬼子的伤口已经发臭。血腥混着腐肉的气味令人作呕。我撕开粘在血肉上的衣服,用消毒刀切除腐烂组织。麻药稀缺,我就直接清创缝合。剧痛让鬼子兵惨叫连连,但因为消毒严格,伤口都没有感染。就这样,我成了战地医院的“外科一把刀”。

有些伤愈的日本俘虏跪地痛哭,我没有时间安慰他们,转身继续为下一个伤者清洗包扎。

后来我参加绥包战役,仗越打越勇。虽然没有像父亲那样带兵冲锋,却在流血与牺牲中选择了另一条路——救死扶伤。

这一背,就是一辈子。  
我很喜欢研究医术,经常自己配药,用口服消炎药碾碎外敷,伤口愈合得很快;治痔疮时往患处注射稀释碘酒,痔疮很快萎缩脱落。这个红十字药箱陪我走遍大江南北,医好无数病患。

援越抗美时,在越南的丛林里,药箱再立新功。那里天上有飞机,地上有蛇蝎。睡觉时被窝里常钻进来蛇,穿鞋时也要小心——蛇知道鞋里暖和。我在官兵的鞋子和被窝里放点雄黄,蛇就不敢来了。

解放后,我到重庆军医大学深造,药箱始终不离身。无论何时何地,看病分文不取。那时没有妇产医院,我就用药箱里的工具给产妇接生。几十年间,我转战南北,药箱越换越大,最后不得不买了辆自行车。骑行在山路,常常有种飞翔的感觉。

有一次出急诊,下坡时一阵风把草帽吹到眼前。遮住视线的刹那,我知道前面就是悬崖。下坡不敢刹闸,只好向内侧摔倒。连翻几个跟头后,发现已停在悬崖边上。我顾不上擦伤,赶紧救治病人。直到患者转危为安,才包扎自己的伤口。

1978年,二女儿高中毕业下乡。我送她一个红十字药箱,她把传统带到农村,成了受人欢迎的赤脚医生。大女婿是干休所领导,我也送他一个药箱,他用我的土方治好了很多老同志的顽疾,受到离休老干部欢迎。

这只药箱,是功德箱、救命箱。战争年代,它陪我驱日寇、打老蒋、抗美帝;和平时,它伴我们抗洪灾、守边防、保和平。当年染血的山沟已通高铁,呼啸而过的列车载着新时代的繁忙。采药老农指着一片松林说:“这儿埋着个日本医生,非典期间来中国,帮我们防治传染病,不幸染病身亡。临死前,他要求面朝东方长眠。”

老农顿了顿,又说:“这个医生常说,他父亲曾是侵华日军,受伤后被八路军军医救活。那份慈悲让他决心用一生来赎罪。”我取出药箱里的抗生素,轻轻洒在坟前。山风吹过,沙沙作响,仿佛在用不同的语言诉说着战争与和平。

现在的药箱越来越沉了。除了碘伏纱布,还装着胰岛素、速效救心丸。

夕阳西下,遥想石楼城城墙——父亲的头颅曾悬在那里。如今城墙已融入新城,树荫下的老人在下象棋,当年用荞麦面为父亲塑头的乡亲们,也已长眠于这片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

当我合上药箱,箱扣清脆的声响仿佛穿越八十年时空,与薛公岭的枪声产生共鸣。那些牺牲与救赎,仇恨与宽恕,最终都沉淀成红十字箱底最厚重的一抹红。这红色比鲜血更永恒,比夕阳更温暖,在时光长河中永不褪色,永远奔流着生命的力量。

## 雁门风里的疤

□ 王文浩

铭记,是为了让血痕不再新鲜  
是为了让雁门关的风  
只送来五谷的香,送来安宁的甜  
不是为了让每一向前  
都踩着先烈不凉的期盼

那些跪在地上求饶的身影,  
那些被践踏的尊严  
不是用来被原谅的注脚  
我们没有资格替地窖里的孩子说宽恕  
没有资格替火海里的母亲说释怀  
那些刻在骨头上的疼,要永远醒着  
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是为了守住底线  
——有些罪恶,我们永远不能遗忘

雁门风吼裂穹苍,血浸残旗映日黄。  
朔方儿女气如虹,死守孤城抗虎狼。  
血史铭心终不忘,英魂长耀国威扬。

不过他的脸很慈祥  
笑起来特别温暖

师父被出售后枪决的那天  
我们都赶赴刑场  
师兄们捂住我的双眼  
透过指缝间  
清晰可以看见  
衣裳破损处师父给我们缝补的红十字  
愈发醒目 仿佛闪闪发光

我们步行着回孝义  
没有月亮 夜很黑风很急  
汾河里的水哗啦啦作响  
耳边忽然响起师父沙哑的声音  
“孩童无娘何其苦,愿带徒儿共守土,  
介休城头风吹雨,身畔汾河水流急……”

在机械复制时代与手工文明的碰撞带上,王秀琴的《出尘》以太行山麓为幕布,用斧凿声谱写了一曲关于艺术殉道者的酣畅叙事。这篇扎根三晋大地的短篇小说,将根雕艺术家的痴狂化作棱镜,折射出资本逻辑碾压下的精神突围史——当工业化的推土机碾过火柴厂的百年记忆,老常常有根用树根雕刻的不仅是定格时光的艺术品,更是抵抗现代性异化的精神图腾。作者用犀利的笔锋精准切开了三个维度的文明创口:国营工厂改制遗存的伤痕记忆、手工艺传承面临的现代性困境,以及艺术家在商业伦理与纯粹追求的有限妥协。那些被遗弃在雷击木上的新芽,暗喻着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倔强重生。

小说通过三重奏式的灾难叙事(一次体制收编、两次盗窃、一次火灾),构建起极具张力的象征体系。火场中老常用浸水棉被包裹根雕的荒诞场景,既是肉身献祭的野蛮仪式,也是艺术伦理对实用主义的悲壮反讽。王秀琴独创的“在地性魔幻书写”,将晋中方言的粗粝质地与现代主义的隐喻技巧熔铸成独特的审美范式——“福天洞地”根雕作品中潜伏的二十种野兽,既是山岳精魂的具象投射,也是被资本压抑的原始生命力的集体暴动。这种根植于黄土大地的现代性突围,在火柴厂磷火与展览馆射灯的光谱交替中,完成了对匠人精神当代命运的深刻叩问。

当非认证的镁光灯照亮ICU监护仪时,《出尘》的终极诘问浮出水面:被资本收编的传统技艺,究竟是文明的保鲜库还是精神的停尸房?王秀琴用老常大病中顿悟后的“所作所为”给出了答案——真正的艺术永生,不在博物馆的恒温恒湿系统,而在与土地持续对话的生命循环里。这部雕刻着太行山年轮的作品,最终在当代文学谱系中凿出了属于山西新乡土写作的独特刻痕。

**一、根雕艺术:灵魂的镜像与现实的建构**  
王秀琴的新作《出尘》以根雕艺术叙事为核心,将黄土高原的粗粝质感与现代艺术的精微追求熔铸成一部关于精神原乡的寓言。小说开篇即抛下一枚深水炸弹:“人生在世,总得痴迷点什么”——这看似轻巧的宣言,实则暗含了艺术家与世俗世界永恒的对抗。老常对树根的痴迷,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迷恋,更是一种精神皈依的仪式。当他在废弃的树根中看到“虎、狼、象、猴”的形态时,实则是在自然的残骸中重构生命的图谱。这种重构超越了传统手工艺的范畴,成为存在主义式的自我确证。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福天洞地”“世纪之吻”等根雕作品,既是具象的艺术符号,更是精神困境的隐喻。作者巧妙地将对根雕的“去皮、定型、打磨”过程与主人公的精神蜕变对应:老常剥去的不仅是树皮,更是世俗规范的桎梏;他打磨的不仅是木质肌理,更是对生命本真的追索。当“根艺作品牵住他的裤腿”时,艺术已不再是外化的客体,而成为吞噬创造者的主体。这种主客体的倒置,暴露了艺术创作中永恒的辩证法——艺术家在赋予作品生命的同时,也必然被其作品“异化”。

**二、血肉之躯与艺术生命的双重燃烧**  
作家王秀琴在慢条斯理的讲述中,层层剖开了艺术家的生存困境。老常的“守财奴”标签,本质上是艺术伦理与市场法则激烈碰撞的产物。在商品经济大潮中,艺术品的“价值”被粗暴简化为货币符号,而老常“像抱着刚出生的娃娃”般守护根雕作品的姿态,恰是对这种异化的无声抵抗。小说中两次盗窃与一场火灾构成二连三般的挫折故事:盗贼觊觎的是根雕的物质价值,而火灾则隐喻着精神圣殿的崩塌。当老常用浸水的棉被包裹作品却将自己置于烈焰中时,身体烧伤的60%创面,实则是艺术信仰的受戒烙印。

这种殉道者式的牺牲精神,在历史维度上形成强烈呼应。从光绪年间的火柴厂到公私合营的体制变迁,作家王秀琴将个人命运编进时代经纬。老常父亲关于“厂子迟早转型”的预言,与主人公对山林管制的妥协形成代际对照。当地方上开始以“规范”之名收编自然野性时,根雕艺术的命运恰似

那些被工程队遗弃的“歪瓜裂枣”——既是被拯救的遗孤,也是体制外的流亡者。这种历史纵深感,使小说超越了个人叙事,升华为一曲工业文明与原始生命力的挽歌。

**三、出尘与入世的永恒悖论**  
小说标题“出尘”二字,指向艺术家在精神超越与现实沉沦间的摇摆。老常的“束发髻”“挽胡须”等身体符号,暗示着对世俗身份的主动剥离,但其艺术实践始终无法逃离物质世界的引力场。儿子“不是你拿出来卖呀”的诘问,戳穿了纯粹艺术乌托邦的虚妄性。作家王秀琴在此展现了娴熟的叙事平衡能力:她既让主人公在火海中实现“与根雕包浆”的形神合一,又让其最终走向展销会、购置商品房,完成对世俗价值的有限妥协。这种充满张力的结局,恰是当代艺术家的生存实相——他们必须学会在商业与纯粹、出世与入世、个体表达与大众接受之间走钢丝。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眼睛”意象极具象征意味:妻子怀疑的“监视”、同事窥探的“看猴”、盗贼觊觎的“暗处目光”,乃至“福天洞地”作品中隐含的二十双动物眼睛,共同构成规训与反抗的权力场域。当老常最后“走进更要走出根雕世界”时,不仅是艺术的突围,更是对凝视机制的破解——他终于在市场与艺术的夹缝中,找到让树根“再见天日”的第三条道路。

**四、黄土美学的现代性突围**

作为山西籍作家的代表,王秀琴在《出尘》中展现出强烈的在地性书写特征。火柴厂的百年兴衰史与根雕艺术的微观叙事交织,将三晋大地的工业记忆转化为文化寓言。那些“滴洒磷灰的鞋面”“猪耳朵烟叶”等细节,如同镶嵌在文本中的文化密码,让文本始终弥漫着山西陈醋的醇厚气息。但作者并未沉溺于地域性叙事,而是通过根雕作品的艺术价值实现了审美超越——当“世纪之吻”漂洋过海参展时,黄土高原的野性生命力获得了世界性的艺术认证。

在语言风格上,王秀琴创造性地融合了山药蛋派的质朴与现代主义的隐喻。诸如“树的老泪”“活水般的痴迷”等意象,既保持着民间叙事的生猛力道,又闪烁着诗性智慧的光芒。这种“土洋结合”的语体,恰如老常那些“既像动物又抽象”的根雕作品,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迸发着新的艺术可能。

《出尘》的价值不仅在于塑造了老常这个当代艺术殉道者的形象,更在于揭示了艺术创作的本质矛盾:艺术家必须以自身“血肉”供养作品,却又注定被作品“异化”;必须保持精神的纯粹,却又不得不与世俗媾和。当老常最终为作品“上保险”时,这份保单保住的不仅是物质载体,更是对艺术尊严的最后守护。作家王秀琴用一万多字的篇幅,完成了一次关于艺术伦理的深刻思辨——在这个工具理性至上的时代,《出尘》的存在本身,就是为那些边缘化的灵魂立下的精神碑铭。

《出尘》在完成精神突围的同时,亦暴露出创作维度的某种失衡。作者对匠人精神的礼赞过于浓烈,导致次要人物沦为功能化符号——妻子的埋怨、儿子的诘问始终悬浮于叙事表层,未能形成立体的人性光谱。在现实与艺术的二元对立中,小说选择用火灾、盗窃等戏剧冲突推动顿悟,削弱了日常经验对精神蜕变的滋养力量。当老常从“守财奴”到“投保人”的转变仅仅依托住院时的顿悟,这种叙事策略虽具魔幻色彩,却让角色弧光稍显陡峭。而在语言实验层面,晋中方言与现代主义隐喻的熔铸偶现裂痕,如“滴洒磷灰的鞋面”等意象的过度堆砌,反使文本陷入地域性与普遍性的拉扯困局。这些创作缝隙,恰是当代乡土写作集体困境的微观投射——如何在叩击大地时不忘仰望星空,仍是亟待突破的艺术天问。

但瑕不掩瑜,正如小说结尾处“有灵魂的生命都需要出尘”的箴言,王秀琴的写作实践本身,何尝不是在为山西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进行精神层面的“包浆”?当越来越多的作家沉迷于流量与IP的狂欢时,《出尘》的出现,恰似老常手中那些沉默的树根,提醒着我们:真正的艺术,永远是带着泥土与血痕的生命重奏。

## 为艺术殉道者树碑

谈谈王秀琴《出尘》中的生命共振与精神困境  
□ 董江波